

黑地獄

凌鶴作



戲劇時代叢書之三

黑地獄

凌鶴作

戲劇時代出版社

1937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出版

每冊實價四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凌

鶴

發行者

戲劇時代出版社

上海派克路一〇七弄廿三號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序「黑地獄」

田 漢

在中正堂很緊張地看完了國立劇校的「黑地獄」的公演。到最後打漢奸的時候觀衆情緒是那樣的熱烈，他們都站起來了，狂叫起來了。我們深深地感到現實的場面之無比的力。

然而不久這劇本聽說就遭受了禁演的厄運。理由是劇本寫得很「淺薄」，我們知劇本被禁演的理由一般的是「有傷風化」，「有辱國體」，「有礙邦交」，而因「淺薄」被禁演却是未之前聞的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對於這一「淺薄」的劇本我却很有興趣來寫幾句「淺薄」的話以爲介紹。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進攻現在又到了一個最危險最深刻的新階段。這一新階段的特徵是一面對我國作強×式的無恥的經濟剝掠，如走私之猖獗，所謂「經濟提攜」之強迫實施；一面却又公開或半公開地在我國領土內作大規模的武裝

進攻的軍事佈置。兩年以來日本強橫地在我華北駐兵，公開地建築飛機場，祕密地修造各種軍用工事便是好例。天津海河浮屍之不斷的漂來，便具體地說明了此種軍事佈置之何等加緊，也說明了我們民族危機嚴重到什麼地步！凌鶴兄的「黑地獄」便以這謎一般的「浮屍」事件做題材，強有力地暴露了敵人的新的軍事陰謀，及伴之而來的毒化政策。在材料的處理上當然還有一點 *Journalistic* 的地方，但在正議的嘴被塞住了的今日，這樣痛切的呼聲真有空谷足音之感。今日的劇作者間顯然的有着兩條路：一條是抓取當前主要的現實的題材，大胆地正確地加以處理的路；一條是避開主要問題，對於帝國主義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却祇在家庭男女之間兜圈子的路，前者常常被學者們罵為「淺薄」，罵為「有中學生氣」，後者常常給那些「莫測高深」的人們歎為「高深」。在這個意義之下，我以為「黑地獄」的作者正不妨以「淺薄」為誇耀，而且繼續不斷地向着這條「淺薄」的路邁進。

正如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放出許多文化的憲兵企圖從精神上消滅中國民衆

一切的反抗運動一樣，在劇校公演此劇時他們也一毫沒有放鬆，據說每場都派有專人來監視。其被禁演的理由應該是不在彼而在此。這樣有抗敵意義的劇作當然應加倍地獲得愛國民衆的珍視。我們雖然暫時很難在舞台上看到此劇的演出，但我們相信每一有正義感的讀者看到最後的一頁仍然要站起來，狂叫起來的。

七月七日於南京

幅四面台舞『獄地黑』

出演校學劇戲立國京南

演導祥彥馬



幕一第



幕二第



幕三第



幕四第

目次

田漢序.....	一—三
黑地獄(四幕劇).....	一—三四
荒漠笳聲(獨幕劇).....	二五—二五六
洋白糖(獨幕劇).....	二七—二八六
作者後記.....	二八七—二九四

黑地獄

人物：

金姑娘

二十六歲

生活在下層社會中的嬌艷而聰明的少婦，在蕭漢江的把持中。

倪毅

二十九歲

在東北戰地歸來的鬥士，曾經受過中等教育。

馬國材

四十六歲

流氓出身。有才智，有魄力，靠着鬼子的力量，他爲下層社會的權威者。

蕭漢江

五十一歲

頭腦簡單，爽直，勢利，也略有義俠風。絡腮鬚，掩着臉上的刀疤。

蕭大龍

二十五歲

蕭漢江的養子。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血性青年。

崔善慶

五十八歲

貪婪，吝嗇，固執。韓國籍的鴉片窟的主人。

崔朝明

二十五歲

崔善慶的兒子，倪毅的朋友。

洪二爺

四十七歲

亦名紅疤子。前清時曾捐過道台，可是現在却是小偷了。好誇大，善屈辱。

石富財 五十四歲 漢二爺烟床上的朋友，憨直妄想，自作聰明，什麼都沒有，但吃了烟也什麼都滿足了。

李三泰 三十五歲 失業工人，用盡一切方法來找職業。

李大嫂 三十三歲 李三泰的妻。富於情感，神經質的勇敢婦人。

老王 四十三歲 嗎啡中毒的苦力。

小張 二十六歲 嗎啡中毒的苦力。

王老爹 七十一歲 老王的父親。

張大媽 五十八歲 小張的母親。

白帽 三十七歲

羣衆甲乙丙 年齡不詳 俱爲男性。

其他男女羣衆多人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地點：

天津旭街與壽街之間的某舊洋房內。

佈景：

這是舊洋房的地下室。後方中央有半月形鐵窗一，可見街中鋪道上行人的腳。窗的左方（即觀眾席的左方）有一堵突出五呎的牆。牆左有隔成房間的板壁。這房間是這烟窟山水洋行主人住的。房門開在極左的角上，板壁挖一圓洞，作為房間的窗戶。牆與板壁合成一條小巷，小巷中斜掛着多級的石梯，那是通大街的。當梯的門打開着的時候，陽光微弱的湧下來。否則半月形的窗便成為陽光唯一的來源了。窗右的前方橫斜着通地面上金姑娘房間的士敏土樓梯，樓梯上

少不了有鐵的扶手欄干，就在這樓梯的後面，貼着短板壁。壁後和最後的牆之間，佈置着幾個煙炕，但都不爲觀衆所見。室中有破舊的八仙桌、板凳和破椅之類，桌上有茶壺、酒瓶等等。

幕啓：街上有電車、汽車、街車駛過的聲音。有幾個苦力在煙炕上吸紅丸，連石富財和小張也在其內，不過都不爲觀衆看見。崔朝明很無聊的在桌上用手指蘸茶碗的水寫字。洪二爺已經吸飽了紅丸，坐在通金姑娘房間的樓梯上捉蟲子。小張自煙炕上走向左旁圓洞的窗口，很慎重的數着銅板，交給坐在圓洞後面的崔善慶。石富財唱着小調。

石富財 正月裏探妹正月正，我與小妹子去看花燈，看燈是假的呀，妹子，調戲是真情呀，
你呀可知情……

小張 崔老闊，再賣給我兩粒。

崔善慶 （自洞裏伸出頭來，數着銅板。）少一個子兒。

小張 少一個明天來補行嗎？

崔善慶 (向小張伸着手掌) 那不行。

小張 真沒有，掌櫃的！

崔善慶 (交給他一粒紅丸) 那你就少買一粒罷。

小張 (苦笑而怯弱的接着一粒紅丸) 那末多着的幾個銅子兒呢？

崔善慶 (想給還他，但想了一下又收下了) 就存在我這兒罷，明兒你不是還要來的麼？

小張 可是…… (只好笑笑的仍然走回原處，崔善慶亦隱去。)

洪二爺 (在捉住一個快要逃走的蟲子) 往那兒跑？ (捉住放在嘴裏切死了，吐在地下) 吓！

下一輩子再來咬我二爺，臊你妹子！

石富財 (從烟坑那兒走出來) 這個屋子真奇怪，天還不怎麼熱，可是這兒却悶得慌。

崔朝明 可不是，在這地底下，看不見陽光吸不夠空氣，一天到晚就這麼黑黝黝，陰沉沉，

好像給什麼壓住着，簡直換不過氣來。可是日子過得久了，也就慣了，到後來，也會覺

得很別致，很有趣兒。

洪二爺（捉着兩個蟲子送給崔朝明他們看。）瞧瞧兩個疊在一道。臊他妹妹的，我的血給牠們吃得飽飽的，牠們到快活，（兩手將兩匹分開，又送到口裏，）你們吃二爺的血，二爺吃你們的肉。（吐痰）呸！讓你們做風流鬼去！

洪二爺（停止捉蟲，穿起衣服來。）（街上的噪音）哎！「捉不淨的蟲，拿不完的賊，」這話真有道理。

石富財 洪二爺，這話屬誰呀？你自己幹什麼的？

洪二爺 什麼？

石富財 那還要我來點明人家爲什麼叫你紅疤子？你臉上的那塊大疤，不是做賊給人打疤了麼？

洪二爺 放你娘的屁。你又比我強？你只有九個手指頭。早告訴過你，這是一塊瘡疤，你今天又來瞎扯了。笑話，你二爺會做賊？

崔朝明 那末馬國材幹嗎老是要尋着打死你呢？

石富財 唉，可怎麼說不是你偷了他老婆的褲子，他會找着你不放嗎？

洪二爺 臊你妹子，那條褲子是他老婆甘心情願借給我去當的，我二爺要去偷你這窮小子講話要有分寸下次再叫我紅袍子，小心二爺揍你。

石富財 什麼？你要跟俺打架？行，俺跟你來較量較量吧。少掌櫃的（指崔朝明）給我做個見證，我輸給你了。（指洪二爺）我請你客吃兩粒紅丸子，你輸給我了，我什麼也不要你的，只要乖乖兒給大爺叩一個響頭。

洪二爺 放你娘的屁，你看不起二爺是不是？你有種給我跑過來，二爺在這兒等着你。（他捲起袖口，拔上鞋跟。可是當石富財追進一步，他便後退了。）有本事再進一步，不打你算是你養的。（又退一步）好，我再讓你一步，你再敢過來麼？

石富財 （扯住洪二爺的衣領。）怎麼的，紅袍子，再敢強嘴嗎？……跪下來，給大爺叩頭，要叩得響。

（烟坑上的和其他的人都大笑。）

洪二爺 好了好了，算你強，幹嗎這樣神氣？

石富財 不行，快叩頭！

洪二爺 那何必呢？石大哥，欺人不要太甚，給小的留個面子，這許多人……你看，不難為情？

石富財 那不行，有見證人在這兒，說到就得做到。（提起拳頭來）快叩頭，快！

洪二爺 好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叩頭）這次就算給你贏了罷。（大家嘩笑。石富財

甚為得意。洪二爺拍了褲子上的塵土，將袖口放下來。）等着瞧，總有一天會報仇的。韓信也

能得忍受胯下之辱，我洪二爺為什麼不能學一學古時候的英雄奸漢。（大家大笑）

關羽降曹，姜維降漢，都是為着不得已。（大家又笑）笑什麼？這都是書上有的話，

「大丈夫能屈能伸，」上頭不肯跟鬼子打，也就是這個意思。（大家又笑）

崔朝明 洪二爺，有種真能說。

洪二爺 本來就是這樣：「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朋友（指石富財）你太野蠻，而我現在